

一、旅人的眼睛

張讓

我喜歡旅行。或者說，需要旅行。經常便會有坐立不安的情緒，覺得應該走了。不管到哪裡，總之拔腳離開這裡。而我很清楚問題只在「這裡」和「那裡」，是欲掙脫時空的企圖，是打破現實的渴望。而所謂現實，是四面八方，物質和心靈無法超越的局限。我不談時光旅行或永恆，我只談一點叛逆的自由：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有的日子，氣溫和陽光正好，和小箏坐在後院，面對一小片樹林和草地，看頂上的天空，在樹林間飛掠的小鳥，聽蟲鳴和鳥叫，感覺微風拂過肌膚，一邊讀書，一邊和小箏說話，那種從生活和時間走了出去的無重量感，恍惚便給我旅行的感覺。

旅行或不旅行，都使我思索旅行的意義。我想的是旅行的需要和目的：為什麼旅行？

早先我已經決定人不可能在家裡旅行，因為旅行必然的條件是離開。也就是，旅行追求的是空間的移動。更進一步說，以空間的變化換取時空的擴張和延長。因此人不可能旅行而不離家，正如不可能既站著又坐著。然而這時我發現旅行與其說是時空的移動，不如說是心境的變動。旅行不管再怎樣匆忙緊張，因為是自願而不是被迫，它的快樂來自這種必然的輕鬆之感。而這種卸去壓力的輕鬆之感，不過是情緒的一種變化，有時只在一念之間，和距離無關。換句話說，旅行終極的意義不過是一種心境。讀書、看電影、散步的平常愉悅，無非也就是精神上的旅行。而這種精神旅行的極致便是詩，所以法國詩人保羅發樂理說：「詩必然是心靈的假期。」像我坐在後院，心神透明如大氣，時空已經不重要。而實際的旅行，往往不超越坐在自己後院的興致，只是一場乏味徒勞的過程。

我心目中的旅行不包括艱苦困掙，重要在某種時空的轉換，心理上的更新。像一種人為的，精神的季節。

能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走過陌生的街道，以平常沒有的雍容和優閒，不急著到哪裡去，只是為了「在」——現在，這裡。旅行的荒謬和驚喜在我們必須千里跋涉以換取「在」的心境，必須到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以實現生命在現實中失落或從來欠缺的氣象：一種美，一種境界，或竟只是短暫放縱的奢侈，童年的召喚。

二、花樹

畢璞

世間上有許多事往往費盡心力去追求而不可得；但是，也常會在無意中得到企盼已久的事物。這種「失」的惆悵和「得」的驚喜，不論事情的大小，在身受者的心中多少會形成一種衝激，使得平淡的人生，泛起了微微的波瀾。

日前，曾經為了避免人潮，在花季開始之前，與女友數人前往陽明山欣賞早梅。然而，也許花期未到，那些光禿禿的，不知是梅還是櫻的枝頭上，只不過點綴著疏疏落落、怯生生、瘦伶伶的幾朵單薄白色花兒，一點兒美感都沒有，使得我們乘興而去，敗興而返。

前兩天，偶然從我家附近一條我極少經過的小徑走過，偶一抬頭，那幢深院大宅的高高圍牆內，赫然聳立著一樹艷紅的繁花，使得它旁邊的群樹完全失色。喝！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何必迢迢遠路跑到陽明山去人擠人的看花呢？如此艷麗的一株花樹，不就在距離我家不到五分鐘的路程內嗎？

隔著圍牆，我癡癡地向內抬頭眺望。那棵花樹起碼有兩丈高，枝桠濃密，開滿了紅灼灼的小花，這些小花一叢叢、一簇簇的倒垂著、盛放著，我一看，就確定是櫻花，而且一點疑惑也沒有。

冰雪之姿的梅花不是這個樣子的，即使是盛開，也只是綴在枝頭而不會成簇地垂吊著；比起來，疏影橫斜、暗香浮動的梅花，在格調上比櫻花高雅得多了。正如東瀛少女也有楚楚動人的，但總嫌小家子氣，哪有我們中華美女的國色天香、雍容華貴？

儘管如此，在鬧市的路旁，這樣滿枝紅雲的花樹，還是占盡風情，極其出色的。我癡立牆外好一會兒，把這一樹怒放的櫻花端詳夠了，這才依依不捨地離去。在它們還沒有凋謝之前，我還會再來的；我怎能放棄這個在市塵賞花的良機？

偶然看到盛開的櫻花是一次驚艷，想不到，另一天，我又在另外一條馬路旁，意外地看到了滿樹變紅的楓葉，湊成了兩次驚艷。

楓樹本來就是我最喜愛的樹，它夏天裡茂密的濃蔭和秋冬後斑斕的彩葉都是我所欣賞的；可惜，在寶島上難得看到紅葉，偶然一睹，雖則紅而不艷，又只是孤零零的一棵，我仍然感到狂喜。徘徊樹下良久，很想掇拾一兩片回去作紀念，楓樹卻是吝嗇得連一片枯葉都不肯飄下。

滿樹繁櫻和變紅的霜藥都是我一直渴望看到而沒有機會看得到的；如今，卻在兩日之內無意中看到了，人生的得與失，又豈能逆料？兩次小小的驚艷，在別人眼中也許只是微不足道；而我，便已深深感謝大自然的賜予。

三、桂花雨

琦君

中秋節前後，就是故鄉的桂花季節。一提到桂花，那股子香味就彷彿聞到了。桂花有兩種，月月開的稱木樨，花朵較細小，呈淡黃色，臺灣好像也有，我曾在走過人家圍牆外時聞到這股香味，一聞到就會引起鄉愁。另一種稱金桂，只有秋天才開，花朵較大，呈金黃色。我家的大宅院中，前後兩大片曠場，沿著圍牆，種的全是金桂。唯有正屋大廳前的庭院中，種著兩株木樨、兩株繡球。還有父親書房的廊簷下，是幾盆茶花與木樨相間。

小時候，我對無論什麼花，都不懂得欣賞。儘管父親指指點點地告訴我，這是凌霄花，這是叮咚花，這是木碧花……我除了記些名稱外，最喜歡的還是桂花。桂花樹不像梅花那麼有姿態，笨笨拙拙的，不開花時，只是滿樹茂密的葉子，開花季節也得仔細地從綠葉叢裏找細花，它不與繁花鬥豔。可能是桂花的香氣味，真是迷人。迷人的原因，是它不但可以聞，還可以吃。「吃花」在詩人看來是多麼俗氣。但我寧可俗，就是愛桂花。

桂花，真叫我魂牽夢縈。桂花是糕餅的香料。桂花開得最茂盛時，不說香聞十里，至少前後左右十幾家鄰居，沒有不浸在桂花香裏的。桂花成熟時，就應當「搖」，搖下來的桂花，朵朵完整、新鮮，如任它開過謝落在泥土裏，尤其是被風雨吹落，那就濕漉漉的，香味差太多了。「搖桂花」對於我是件大事，所以老是盯著母親問：「媽，怎麼還不搖桂花嘛？」母親說：「還早呢，沒開足，搖不下來的。」可是母親一看天空陰雲密布，雲腳長毛，就知道要「做風水」了，趕緊吩咐長工提前「搖桂花」，這下，我可樂了。幫著在桂花樹下鋪篾簾，幫著抱桂花樹使勁地搖，桂花紛紛落下來，落得我們滿頭滿身，我就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

桂花搖落以後，全家動員，揀去小枝小葉，鋪開在簞子裏，曬上好幾天太陽！曬乾了，收在鐵罐子裏，和在茶葉中泡茶，做桂花滷，過年時做糕餅。全年，整個村莊，都沉浸在桂花香中。

我回家時，總捧一大袋桂花回來給母親，可是母親常常說：「杭州的桂花再香，還是比不得家鄉舊宅院子裏的金桂。」

於是我也想起了在故鄉童年時代的「搖花樂」，和那陣陣的桂花雨。